

第二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
青少年組評審會議紀錄

出席評審：Serrini (S)、蔡廉明 (蔡)、黃修平 (黃)、黃進 (進)、馮美華 (馮)

大會代表：范可琪 (范)

范：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從十套入圍作品中選出金獎、銀獎各一名，及三名特別表揚獎。金獎及銀獎會分別得到二萬元及一萬元的獎金，特別表揚獎會有獎狀頒發。

進：上年的情況是有很多 UNICEF 一分鐘的短片參賽，今年是參賽人數減少了還是初選評審沒有選出類似的短片？

蔡：數量依然相當多，只是初選時很多被淘汰了。

范：今年總共收到八十三份作品，從中挑選了十套入圍作品。

蔡：參賽的作品數量是否比往年少？

范：收集到的作品數量同往年相若。

S：如果將其中入圍的 UNICEF 一分鐘的短片與其他較長的短片比較，大家會如何評審？

進：我覺得影響不大，因為始終片長不是一個很大的因素，反而原創性、想法及誠實與否較重要。

范：UNICEF 是邀請我們一起協作，但我們沒有任何創作上的參與在其中。

蔡：初選的時候，大概有三、四十段片長一分鐘的，但明顯地質素有一些參差，所以最後只選出兩段入圍。

進：我覺得今年質素普遍下降了。不是製作上變差了，而是意念及想法上較平庸。

范：不如由初選的評審分享一下，最初在篩選過程中的情況？

蔡：我們對作品是否由青少年自己拍攝抱有懷疑，有好幾套作品都有這個疑問。

范：不如我們先就每部作品各給一些意見，最後再提名各獎項？第一齣作品《Dear.》。

馮：我們當初的考慮是這段片某程度上是有趣、大膽的。整套作品以日文去製作，捕捉到日本電影的優雅及靜態，雖然這種風格不是原創的，但捕捉得很有味道、很感人。相較其他作品，這樣挪用日本電影的質感，算是不錯的。不過，今天再看

時會想，這是純粹由學生拍攝的作品？好像老師有很大的參與，例如手法上的處理令我有懷疑。

進：我認為好難去判定，而且去猜度作品的分工不是評審的工作，我們無法去證實，只能夠去相信，除非實在太離譜了。

S：我覺得有點像日文堂的功課，學生們一齊寫日文對白，但那些對白太深澀、偏文學及太美麗，特別是最後的獨白（出自夏日漱石的《月色真美》今夜は月が綺麗ですね），好 cliché（陳腔濫調）地指出我愛你。用日語拍攝香港的校園，那種青澀放在香港的環境不太可行，我會期待見到男孩打籃球會有推撞衝突，或者講粗口等，這些非常香港本土的感覺。對白用日文來演繹，但演員們無法詮釋出來。有很多剪接鏡頭，交代不太清楚，例如突然間於房內彈完琴就出去操場，操場走出去就是走廊，空間的轉接令我難以捉摸。

進：我認為難以用挪用去形容，而是很大比例的模仿。導演並沒有留意，或者去探索日文放在香港及影像的語境上會發生什麼碰撞。強行要演員在香港的環境用日文，必然會產生文化及語境上的落差，他們會選擇不理會這些因素，還是會留意這些碰撞在他們的作品中如何互相影響？

馮：他們暫時未做到後者。

進：如果只是模仿，我會覺得不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創作動機。

S：有趣的是，將香港的語境放入日文中。

進：觀看作品時，我有期待過他們會捉住這些碰撞去發揮的，他們會否高舉這些不協調？但結果他們沒有考慮到，欠缺了一點實驗性及對於那些不協調的包容性。

馮：我同意 Serrini 所指似是功課，所以他們沒有更深的考慮。

進：在敘事及聲音的操控上，以這十個作品來說，算是比較成熟。對剪接、時間及空間的理解比較開放，其他作品則很典型是做什麼就拍什麼的。

黃：開始時那些花的場景，使我以為接下來將會有一些層次豐富的内容，但幾分鐘之後就沒有這種期待了。是 cliché（陳腔濫調），但感情上我欣賞他們完全沒有包袱，喜歡這種方式，根本不需要思考意涵。我反而覺得使用得不足夠，應該再 cliché（陳腔濫調）一些。藍天的鏡頭，帶點新海誠的感覺，能夠帶出那種文藝腔調來。年輕一代還會追隨這種情懷我個人覺得高興，但這無關作品的好與不好，不過至少不會只追當下的潮流，這種單純是值得鼓勵的。

進：我仍在調整應該用什麼審美方法去觀賞這套作品，到底是去欣賞那種奮不顧身的模仿？還是堅持那種模仿其實不算很有創意？

蔡：第一次看時，有討論到片中某些鏡頭到底在模仿哪套日文電影。但這次看，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。像 Serrini 所說，明明香港場景卻要說日文，不太能代入及有點造作，似乎是為展示他們認識日文所以用日文來製作。

馮：我這次看依然有感動，比如有些很典型模仿日本文藝電影的鏡頭，看得出來相對自己創作的部份，他們做了大量資料搜集才能模仿到這種風格。

蔡：如果能再深入些會更好。

進：我覺得他們是真心、誠實地認為這樣處理很浪漫，多於刻意去模仿，而他們都確實地用到影像的語言去通順地講故事，是很難得的。

S：這種單純，好難想像若用廣東話去拍攝，出來的效果會是如何。

進：若用廣東話會變成另一個意思了。

馮：整套作品的製作都好細緻，唯獨是大銀幕放映時，（會發現）彈琴那一幕沒有準確對焦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有口難言》。

進：有點像去年講生命的紀錄片，創作動機是善良和值得肯定的，但都有類似的問題，就是太直白、放入了很多資訊，以報導形式的紀錄片來形容比較貼切。一開始用動畫作為開場，形式是有趣的，但我以為他會在表達上再想深一層，或者創作中多些思考。但結果後面就只是很直白地報導資訊，思考上不算很徹底，但動機是好的。

黃：我覺得整體比較平庸，無論是技巧或者所探討的問題，都流於表面，影像不太能捕捉到受害動物的痛苦，內容也未能多方面探討虐待動物的人的心態是如何？開場的動畫，是否有趣？只能說有點功勞，但沒有很配合到整體，只可以說在平凡中帶些點綴。之前事件有被（媒體）報道過，所以香港人可能知道這件事，但如果不知道的人，單純看見動畫中一隻銀狐的經歷，他的交代方式就很含糊及無力。整套作品用了單一而普通的音樂，是比較單調的做法。

進：這一屆（青少年組作品）都很常見到依賴音樂去推動整個作品的處理。

蔡：結構比較平鋪直敘，給予觀眾大量資訊，但始終不是很有深度及反思性。有努力嘗試，無論是做資料蒐集、片頭的動畫等，但還未達到另一個層次。

馮：動畫是有趣的，給人一種愉快的感覺，之後的調子扭回到現實。贊成各位的意見，除了這一點，基本上是沒什麼創意的。另外作為中學生，對時事有反應是好的，不算是一個突出的作品，但值得嘉許。

S：贊成關心社會是好的，但看久了像鄺俊宇助選片，他的論證方法不太有效及足夠，例如只是羅列出會有越來越多懲罰，但如何導致最後的結果（卻未提過）。訪問某中心職員時也很含糊，這是什麼中心呢？在一棟唐樓中養了很多狗？但又沒有交代背景。又比如她想拍很多小動物的鏡頭，去捕捉牠們很可憐的樣子，但拍出來感覺沒有很可憐。如果她有很想表達的想法，現在是不足的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揮動翅膀的女孩》。

進：（劇情）相當容易預計，基本上第五秒左右已經猜到（入圍評審團）黃浩然導演所說的懸疑。片中拍了（女孩）在擦黑板的畫面，但沒有展示黑板上是什麼，結尾才揭開，但都是一些預料之內的事。

黃：其實如果直接開了窗，用鏡頭去拍窗外面的世界（而不需再用黑板上的圖畫交代）會好些，現在有點太工整。

S：我看不見主角在考試制度中有多不開心，像是在看那女孩傷春悲秋的，進去課室開了窗，不知道她的意圖。

進：好像這幾年的中學生作品，如果沒有特別表明，幾乎都是關於功課同考試壓力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欺。零》。

S：這故事很個人。

進：我認為是某些真事的抽取，很典型校園電視台的製作。

S：因為片尾字幕列出了加害者及受害者。

黃：我覺得這些題材每年都有，我稱之為校園煉獄片，將校園拍成一個地獄似的處境。最大問題是導演花了很多心機，但對於素材的運用沒有節制。基本上他想到什麼就用什麼，包括過場的技巧、字幕的運用，有時像默片，有時又不是，字幕有時會加上一些花巧的東西，有時卻是正常字幕，過場技巧不太乾淨，非常零碎雜亂，對於拍片的形式、工藝的嚴謹度比較弱。

進：最後警察去盤問他，他很內疚因他的欺凌令朋友死去，最後的懲罰是舉起一張凳，這點我不太明白。

馮：那部份很含糊，可能以前有被罰過。整套作品在時間表達上比較含糊。

黃：那地方不像警局。

進：不肯定他是借代手法還是什麼。

黃：看得出來導演有很多想法想表達、想做好，但做得不夠嚴謹。

蔡：同意黃修平所說的不夠連貫，中間玩閃避球的場景為何要拍這麼長。

馮：處理很奇怪，那個老師的角色很奇怪。

黃：應該是中學生扮演的。

進：我不介意他的處理方法或者工藝的問題，純粹覺得他做這個題材沒什麼獨特見解，結果是落入大家都明白及知道的事，假如他很親近地觀察到一件欺凌的事，或者經歷過，有些想法想說，那我會期待即使工藝不算特別好，也能有一些特別的想法，但我又沒有接收到。

S：他想表達一個很直接的信息，就是「傷害我的人會有報應」，他的作品簡介上寫着，他認為電影中有惡有惡報但現實未必是，他想帶出的訊息就是很明顯地吶喊：「這樣做是不對的」。片中很多傷害別人的角色，都是些很扁平的加害者角色，而受害者又沒有什麼人來幫助及為自己發聲，但演技不錯。整個作品讓觀眾接收到一個訊息，就是校園電視的人在宣傳「傷害人就是不對的」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。

進：對我來說是最好的作品，雖然不長，但看到開始的幾個鏡頭，就知道他有深切考慮過他的表現方式。他很善用聲、畫，對時間及空間的掌控，當中有些借代也很有趣，而那種 **Low-fi**（低保真）我是接受的，那個起格的 **Quick Zoom**（近鏡）都很連貫。青少年組我們重點不是看工藝，而是看有多少潛力，在導演的思考底蘊之下，可以看出他之後發展的可能性，我覺得這個人是有潛質的創作者。

S：他用的相機是比其他的（參賽者）高質素些？

進：現在來說算是很基本的拍攝器材。我猜大概一秒 60 格左右。

馮：他真是用得好。

S：那些表情捕捉得好。

黃：我不是很滿意片頭及片尾的處理。既然他有思考過，將那些哲理變成一個短而精練的作品，但片頭的商標及片尾的 **Making of** 將作品的精練破壞了。

進：的確在短片來說那部份佔的比例都頗長。

黃：那個嚴謹性需要留意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人生有限公司》。

S：故事是有趣的，但不太明白最後的結局。

馮：最後升降機再開是什麼意思？

進：那個應該是替代者。

黃：我猜測他是想帶出做回自己（的訊息）。

進：還是想觀眾猜測那是替代者還是自己？

眾人：應該是。

蔡：留意到他前面部份衣著的顏色不同。

馮：應該是想提出真我還是假我的想法。

進：這作品相當完整但不算有驚喜，劇本及畫面的處理掌控得不錯，情節及鋪排有效地做到他想表達的想法。有人去替代你是一件很差的事，（可以）有多差呢？道德上面的爭論是什麼呢？這是一個很常用的橋段，女主角發現與她約會的人也是假的，不算一個很驚人的橋段，但算是一個很有效的情節。製作還好，有些鏡頭都有好的嘗試，兩個人互換的鏡頭，調度很一般，某些分鏡是懂戲的，說故事的方法及製作有互相呼應，不算很一流的青少年作品，但以今屆來說算相當完整。

S：片中一班女生談天的一幕，是十套作品中拍得最自然的學校場景。

黃：劇本頗工整，欣賞裡面被欺凌的 **Cherry** 那條副線。最後女主角投訴男朋友找假人來約會及和姊妹提起這件事，雖然這部份我不太肯定導演想帶出什麼，但是有心思的，可能他想去引人思考，到底人生有什麼目的？這樣的副題，提出了一個思考空間。在這麼工整的劇本中出現這條副線是頗特別的。拍攝也有心思，**Jump-cut**（跳接）代表 **Timelapse**（縮時）的手法，雖然大家都覺得青少年不（應）太注重工藝，但我依然想講在工藝上面，以往的參賽者都能做到造型、演出、場景等各方面有基本的電影製作水準，傳統劇情片來說《**Dear.**》相對做得到。

馮：這片是最工整，所有（元素）都剛剛好，但第二次看也沒有特別喜歡，整個調子、演員及場景上的不真實性，很多細節都欠缺了一點，唯故事線及寓意能夠看到一點活力。

蔡：做足了，夠工整。

馮：所有的設計都很穩妥。

黃：欠缺了一些熱情？

馮：平鋪直敘，沒有引發我去更高層次思考，不刺激。

S：那些緊張的場景沒有明確地分割出來，沒有任何後續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衡。》。

S：我個人最喜歡這條片，很成熟，那兩個男孩所說的話，有點像變態。

馮：但變態得來很合適。

S：好像很合適，但不是在說教，是說出一些很差的道理但又很有道理。

進：他的訊息很精簡，很單一及強烈，但想法沒有很特別，不算一種新想法。接收是有效的，但沒有抽取到什麼出來。

黃：這是一個警察拘留室，一個寫實的場景，但始終找學生來扮演，我接受不到小孩扮大人，用小學生玩話劇的形式來處理。

進：同意，反正那兩個年青人都不相似。

S：這套作品與其他有點不同，想講一些易明的道理，日本漫畫常出現的論調，兩個男生，整個編導是有趣的，有很多對白會無間斷地說出來，集中在敘述上。欣賞這個演員，演得真的像變態、有點鬍鬚、肥胖及臃腫的，有點像未來科幻片。

蔡：如果去掉那些環境污染的片段，鏡頭只剩他二人道出所有事情。同意黃修平所說警察那部份做得不太好，但那個肥仔（演員）真心令人相信這個世界是如此不濟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開聲 ON》。

S：這個很有趣。

進：對比之下，這個更有趣。片中的主角是她本人嗎？

蔡：是的。我在第二十四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記者會上遇見她，她說是自己用手機拍攝，一個人包辦所有事情。

進：這個就是修平剛說，明顯是小孩扮大人，但給了（觀眾）一個語境去接受。節奏、演繹及整個視覺風格處理都有獨立的想法。雖然不是驚為天人，但她有想過如何去表達，這一點好過其他很直白的做法。我比較想鼓勵有東西想說，之後應該如何表達的人。

馮：很簡單地做出來，短片就應如此，沒有資源，連打燈、對白都入心入肺，簡單地道出（訊息）然後引導你去思考。

范：下一齣作品《抑鬱》。

進：被拍攝的不是本人吧？

蔡：不是她本人。

黃：那段獨白很不錯。

馮：很真實。

黃：很有力量。

蔡：記得初選時都有討論，這就是呈現了一個抑鬱的狀態。

黃：但當你再追下去時，就會覺得對白和畫面好像沒有什麼火花，我想像這種意識流的方式應該可以再有力一點，有關抑鬱的世界、患者的視點或是生活環境是怎樣，但現在的處理只是水過鴨背。最多只是特寫她食藥或床舖的鏡頭才叫有點力量，但那個女孩在家中補習那段，我只可以理解為她生活的一部份，但補習這件事，在片中沒有提及與整件事有什麼關係，感覺不到。

馮：她沒有帶出什麼訊息，只是敘述了這一生活狀態。

黃：最後獨立地看天水圍那部份，我是喜歡的，但與前段放在一起又好像離了題，我是喜歡天水圍夜色的光景。

S：有點像走出社會來看看。我很喜歡一句對白：「你想我說什麼？我未必能說到你想聽，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……」，我覺得那個房間很亂、很多東西。但視覺上沒有解釋過，可以解釋多點。

范：最後一齣作品《最後機會》。

黃：這個作者好像兩年前參加過 ifva 比賽，我認識她，知道她很喜歡拍攝。我知道她一些小小的背景，因此比較容易代入她對自己創作的反思。如果你不認識她去看這個作品，是真的太個人化。

馮：兩年前有得到獎嗎？

黃：好像有入圍十強的。

范：是特別表揚獎。

黃：我個人是喜歡的，可以體會到她好像放開了她的作品，到最後作品由彩色變黑白，而自己就由黑白變彩色。這個用意雖然很直白，但對比假的創作世界，自己生命得到一些色彩，這個體會我個人有點觸動。

蔡：同意，與她交談過之後再看，知道她嘗試不同的創作，明白到她創作的掙扎。

S：我認為 ego（自我）很大，好像要其他人了解她的個人掙扎，把創作放到一個有點尷尬的位置。當你（觀眾）沒有與她傾談過，就不會明白。她的情緒處理得很好，像一個人自己和自己對話。

馮：我覺得她很有潛質，第二次看也很有反思，是實驗性的作品。開始捉摸不到她想做什麼，之後慢慢開始感覺到，希望她繼續努力。她的面部表情很獨特、很刻意，我接受到這種連貫及實驗性。但這是賭博，很多人會不明白她在做什麼。

進：同意。對普羅觀眾的（訊息）傳遞可能比較難，但對在座的各位，（因為）都是創作者，是有效的。她把自己創作的挫敗或自省轉化為另一個創作，很聰明也很誠實。她處於典型創作者具有的自卑與自大之間，是有潛質的，而她那種自白式的自省展示我很欣賞。

馮：有趣的是，基本上（影片）沒說過什麼，只靠畫面去叫人領略。

進：以這個歲數來說，有這樣的自省能力及意識，對於自己的作品如此不滿，她會是一個很有潛質的人。我唯一不喜歡的是她太依賴音樂去建構她的作品。抽走音樂，整件事就行不通，有點浪費了鋪排。這是一個「出櫃」（誠實面對自己不足）的故事吧？如果她如此有勇氣及承擔，卻沒有一個好的方法去做總結或展開後面的部份，有點浪費。

馮：她還未至於可以完全摒棄音樂，聲音很重要，可以推助發展。她不算過份地使用，好幾個部份都不一樣，我估計她是喜歡音樂的，所以不太可能放棄，挑戰太大。或者使用些 detach（分離）的聲音，不過可能她還沒有膽識做到。

進：接下來的議程是？

范：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提名的作品？或者大家各自心目中，已經可以提名為金獎、銀獎及三個特別表揚獎的作品？

進：特別表揚獎是只有三個，還是可以再討論的？

范：比較傾向三個，因為只有青少年組有三個，其他組別只有一個。青少年組鼓勵性高一些，以前也頒發過四個，如果你覺得還未達到水平，某些獎項從缺也是可行的。

進：明白。根據上年的經驗，各自表述一下，是否需要從缺？

黃：我覺得整體水準是不好的，今年是最差的。

進：那你覺得金獎需要從缺嗎？

黃：我覺得可以考慮。

進：我都覺得可以討論。

馮：我有看其他比賽，我不覺得需要從缺。不如每人各提名五套來討論？我提議《最後機會》、《開聲 ON》、《衡。》、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和《Dear.》。

S：我都一樣。

進：我選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、《人生有限公司》、《開聲 ON》、《最後機會》，暫時是這樣。

黃：《Dear.》、《最後機會》。

蔡：《最後機會》、《人生有限公司》、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、《Dear.》、《開聲 ON》。

黃：我再加上《抑鬱》。

范：暫時最多人提名的是《最後機會》，但最多人選擇並不代表是最好，之後可以再討論。五位提名了《最後機會》，四位提名了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及《Dear.》。

S：我覺得《Dear.》不能夠取得金獎。

馮：同意。不然的話，就會令人覺得是以作品技巧來評判。

進：同意，可以由這個標準來開展討論，可以鼓勵技巧但不應該抬高它。

黃：《最後機會》，值得給予金獎嗎？

馮：值得。

黃：我覺得這是唯一一套值得的。但亦同意他的聲音運用、意象有點 Cliché。

馮：但這是相對其他作品才是這樣的。

范：暫時大家都覺得《最後機會》可以被提名金獎？

進：我覺得金獎可以從缺，如果金獎從缺，但給予雙銀獎？這是個明確的訊息，我們是想鼓勵（年輕創作人）的，但我們對 ifva 比賽亦有期望，今年整體不算最好，所以我提議不給予金獎，出現雙銀獎。

馮：我堅持《最後機會》好過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。

黃&蔡：認同。

馮：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是兩個銀獎。

蔡：我同意的。

馮：你要抬高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貶低《最後機會》？我沒去理會過去歷屆的情況，沒有理由這樣去比較的。

黃：我提議從缺金獎，一個銀獎，四個特別表揚獎。

馮：我覺得沒有理由沒金獎。

S：如果一位年輕導演取得金獎，是一件超級有鼓勵性的事。如果作品這麼自我，又經常懷疑自己，突然之間取得金獎，可能會產生某種化學作用。

馮：我在回看評審標準，獨立、內容、創意及形式等。

S：但我不覺得《最後機會》高過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。

馮：你覺得兩個一樣？

S：又不是。只是他們是兩種不同的（作品）。

馮：你同意剛才修平提出的一個銀獎，四個特別表揚獎嗎？

S：有沒有試過金獎從缺？

范：有的。

黃：上年我們討論從缺，今年再討論，即是代表整體水平又下降了。

馮：我們應該是比較今年的參賽作品，我不覺得他不值，我看過其他的真是不值，但這一套為什麼不能取得金獎？哪裏不好？

蔡：我覺得《最後機會》剛才都討論過其創作者，是很有潛力的。她能夠做出一種掙扎。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好明顯是一個年青人的想法。如果根據創作者的創意及實驗性，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是值得給予金獎的，當然每套作品出來是會有些缺點，可以做得再好，撇開一些很 Cliché 的處理，我覺得應該有金獎。

馮：我覺得有幾套片都有潛質的，我不知道以前的片有多好。

進：如果先不討論從缺，大家各自的第一位是？

黃：《最後機會》

蔡：我都是《最後機會》。

S：我覺得《最後機會》和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都是。精神上是很相似的，只是前者很認真、很掙扎、很血肉，後者比較輕鬆。

進：我會選擇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，但都不是金獎，我會選擇給兩個銀獎，這兩個走向是不同的，沒有說哪個凌駕哪個，亦不算是很優秀的作品，因此我情願給銀獎。

馮：我沒有考慮到凌駕，我只是單純地（認為）最好是那一個。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都好，只是不是最好。《最後機會》這個心力比較多，亦能呈現出那種情緒。

進：我覺得《最後機會》的思考是深入的。她對她的作品很有要求，但作為一個影像創作者，她的影像語言很一般。而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沒有很深刻，但對於影像語言掌控得比較好。兩樣都需要考慮，我不需要很完美的製作，但我希望他們去思考影像這個媒介。

黃：我反而覺得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創意性更高。他將一個訊息轉化為一個意象。《最後機會》的深刻，是一種感情的深刻。如果金獎是有鼓勵性質的話，那是因為這個感情的深刻，在個人層面觸動到我。確實裡面一些直白、眼熟的意象是比較平庸，例如那些走出陰暗（的表達），我看學生作品看了太多，很多時走不出這些 Cliché。還有黃進所提及的音樂，我想像到這個題材可以再尖銳些。

進：我覺得青少年組重點是嘉許什麼類型的創作者？當然有這麼高自省能力的創作者是值得嘉許的，但如果她這麼有要求，應該再加強思考一下如何去處理影像。她是思考不足，只是不滿意自己，但沒有想辦法做好自己的作品，最後也用了一個頗為普通的方法。

馮：如果她可以很完整地拍出一個感受使我也感受得到，我覺得就可以了。作為短片能夠完整地講出某個情感、某個概念，我是很欣賞的。我也欣賞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，但整體來說《最》比他好。但剛聽完修平的想法，我也出現矛盾。

黃：（我喜歡）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我欣賞他有聰明的點子，他的片是如此短小精幹。

馮：《最》不夠《永》聰明，但思考上比他好。

黃：不能夠不考慮手藝，《永》那隻手掌在後面轉我是不接受的。

進：我可以接受，幾有效果。

馮：他有少少玩味性，能夠說出他那種狀態而且完整。

進：他沒有意圖欺騙觀眾，那隻手很明顯是他的。

黃：但我感覺不到手這個部份的玩味性，有點太陰濕，相反，例如有個同學在後面灑紙碎，這個明顯的欺騙，我就能接受和欣賞他是這種形式。我認為中學生是可以做到好手藝的，不需要花費很多器材、有多複雜。厲害的青少年作品可以由最簡單的器材，如一支腳架，力求完美地做到節奏、美術都很完善。

馮：《開聲 ON》可能就做得到你所說的了。

進：不如我們再往下討論多一些？

黃：還是我們先排了次序再討論，從缺與否？

眾人：可以。

馮：我覺得不能這樣作比較，每年的創作氣候都不同，有很多因素影響比賽的作品，所以我同 Andrew（蔡廉明）都覺得不需要從缺，我作為評審支持了我相信的作品。如果從缺的話是雙銀的處理嗎？

進：今年從缺的話我覺得是可行的，不需要每年都有金獎。

黃：都不是這一年才有從缺，說到底也要那套作品能夠觸動到評審，說服到他們去頒獎。

進：不如我們先投是否從缺？

蔡：《最》比《永》意識及深度會多一些，《永》是輕鬆半搞笑的，所以最後的票是投給《最》。

S：從缺與否很曖昧，但我覺得沒有金獎，雙銀可以考慮。但這兩套以外（的作品），我不覺得可以獲得銀獎。

黃：我從來不覺得不頒（金獎）就是沒了鼓勵。

進：今年沒有金獎的話，銀獎的鼓勵都很大，那種自我審視的精神會更強，都是種鼓勵。

馮：Serrini 呢？

S：根據剛才的說法，金獎是可以從缺的。

馮：那銀獎不會從缺吧？

進：不會。

黃：從缺代表兩個銀，還是一個？我（的評分）是有高低的，可以再討論一下。我心目中的組合是一個銀獎，三個特別表揚獎。

進：不如先讀出各自所選的組合？先對各位有些了解？

馮：我選《最後機會》是銀獎，《Dear.》、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、《衡。》和《開聲 ON》是特別表揚。

蔡：《最後機會》是銀獎，《Dear.》、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、《人生有限公司》和《開聲 ON》是特別表揚。

黃：銀獎是《最後機會》，《Dear.》和《抑鬱》是特別表揚。

S：《最後機會》和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是銀獎，《Dear.》、《衡》和《開聲 ON》是特別表揚。

進：《最後機會》和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是銀獎，《人生有限公司》和《開聲 ON》是特別表揚。可以如何討論？

范：可以先縮小範圍確定了銀獎，現在銀獎是有三票投給《最後機會》，兩票投雙銀獎給《最後機會》和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。在這個部份還有沒有異議？

馮：沒有，但我提議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直接給予特別表揚，因為有人提名雙銀，又有人提名特別表揚，有四票。

范：對，如果跟票數計算，銀獎是《最後機會》，特別表揚第一名是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，分別有兩票銀，兩票特別表揚。第二個特別表揚是《開聲 ON》，有四票特別表揚。第三個是《Dear.》，同樣有四票特別表揚。

眾人：同意。

金獎：
從缺

銀獎：
《最後機會》
方可晴

特別表揚獎：
《永恆循環的跑道，跑不到，跑道。》
譚梓樂

《Dear.》
黃猗淇、楊凱童

《開聲 ON》
曾在紓